

江南的冬景

JIANG NAN DE DONG JING

郁达夫 著

远方出版社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的冬景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赵树丽主编.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723-123-8

I. 江... II. 赵...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978 号

江 南 的 冬 景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723-123-8/I · 32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1)
雨打珞珈山	彭俐 (6)
铃兰花	〔南斯拉夫〕普·沃朗兹 (11)
蔬圃丽日	陈幸蕙 (18)
古庙	(23)
小小妞儿是吾师	佚晖 (29)
我在丹麦当“报童”	李力 (35)
生命的依托	冯小涓 (40)
由蜗牛想到蚂蚁	邵燕祥 (49)
快阁的紫藤花	徐蔚南 (53)
虫趣	季栋梁 (57)
怀念杜鹃	佚名 (67)
彩色的非洲	彭仁 (71)
“他的名字是彼得”	〔美〕福克纳 (76)
落叶	〔日本〕岛崎藤村 (79)
鸟巢	里查德·杰弗里斯 (83)
绿水三千	艾雯 (89)
牵牛花	叶绍钧 (96)

雪夜	莫泊桑 (99)
聆听西藏	扎西达娃 (102)
神奇的世界——安徒生故乡采访记	〔美〕哈·阿顿 (108)
一片树叶	〔日〕东山魁夷 (132)
荒野上的路	刘亮程 (137)
地下森林断想	张洁 (145)
夜晚的空间	〔俄罗斯〕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151)
那树	王鼎钧 (155)
羞女山	叶梦 (160)
雪野里的精灵	李存葆 (165)
自然之美	〔美〕爱默生 (171)
沙漠	〔法国〕纪德 (176)
大江逆行	张抗抗 (180)
清音	冯沅君 (191)
空山鸟语	郭枫 (198)
春雨	梁遇春 (202)
我们的海	沉樱 (207)
初雪	〔英国〕普里斯特莱 (213)
世间最美的坟墓	
——记 1928 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	〔奥〕斯·茨威格 (217)
蜘蛛	〔俄〕普里什文 (220)
写故事人的故事——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	宗璞 (223)
伏尔加之歌	〔俄罗斯〕德米特利·邦达莱夫 (230)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全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

江南的冬景 | 郁达夫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涮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坑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

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吗？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背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

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 Spaziergang 一字来做他们的创作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 1843—1918）吧，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特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变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作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吗？

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入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作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支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大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像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感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 Hiking，德国人叫作 Spaziergang 狂者，所最喜欢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

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吧！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赏析：

郁达夫散文中那种清淡的滋味是可以唇齿留香的，对于北方秋天的清冷和江南冬天的明朗他总是情有独钟，这些景致中蕴涵的淡远而清凉的滋味正合他那略带忧郁的性格。用自己的内心来关照世界，将最契合自己心灵的景物摄入自己的文章中，于是郁达夫笔下的景物都印上了作者自己的生命痕迹，也获得了生命。





山无水则呆滞，水无山则平庸。苍翠珞珈山的灵气，
多一半是温情脉脉的东湖所给予。大自然如是，人生
又何尝不是如此。

雨打珞珈山 | 彭 俐

江南无冬。冬季的武昌竟然下起雨来。随着夜幕的降临，雨越下越大。她牵着我的手，像牵着一个会迷路的孩子，执意要带我到她的母校——“武大”去看看。沉沉的夜色和潇潇的风雨，都挡不住她像赶赴约会似的急匆匆的脚步。我不知“武大”的校园会是什么样子，但在她不嫌重复的描述里，有着樱园、桂园、枫园和梅园的珞珈山简直是天下无双。

雨夜的珞珈山真是美极了。在松柏、冬青和长绿乔木的掩映中，一座座教学楼和宿舍楼里的灯火，眨着神秘、好奇又顽皮的眼睛。不时有花坛、绿地和池塘，像是和你捉迷藏的玩伴，猛然间跳到你的眼前。多情最是身子又细又长的街

灯，上下打量着一对不速之客，或许还能认出其中一个似曾相识吧。山道弯弯，树影幢幢，我们漫无目的地拾级而上，不是专程来拜访谁，也无意叩响任何一扇门窗。只是想望一望珞珈山的身影，只是想在它的怀抱里感受一下温情，感受只有珞珈山才能给予的温馨。

雨点打在梧桐树的枝干和叶片上，犹如生手弹奏的琵琶曲断断续续。湿漉漉的石子甬路开始摇晃，酒不醉人人自醉是因为珞珈山特有的氛围。从山坡的密林里走出，眼前蓦然呈现一片开阔地，气势逼人的运动场展示着珞珈山性格中的坦荡。可以想象，在夕阳西下或晨曦初露的时候，这里的大操场一定会像调色板一样，色彩艳丽而丰富。而在晴朗的夏夜，它也同样是盘腿打坐、挥扇纳凉、翘首数星星的好地方。

被学生们戏称为“巴士底狱”的建筑，在漆黑夜幕的衬托下，更显得巍峨、壮观，同时也确定有点儿“阴森、恐怖”。要知道，法国当年的巴士底狱所关押的，可有不少满腹经纶的学者和力主民主的志士，从这一点说，珞珈山上作为学生宿舍的“巴士底狱”，除了是一个玩笑式的称谓，还多少有些砥砺莘莘学子的味道在。事实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监狱里常住的，要么是绝顶的恶棍，要么是绝对的好人。对于人类所不齿的恶棍来说，监狱是他们的耻辱柱；但

对于人们心仪的贤哲而言，监狱则恰恰是他们的纪念碑。不朽的苏格拉底、布鲁诺、伽利略和伏尔泰，还有我们的同胞谭嗣同、秋瑾、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曾受过牢狱之苦，但他们的生命也因之成为我们心灵永久的祭奠。

让我们暂且把雄性的“巴士底狱”放在一边，珞珈山的阴柔妩媚尽在樱园。即便此时不是四月，也不见樱花，却能够想象得出，那山坡上一片云彩般的粉红，让人联想两人盈盈的红晕，不由得你不心动。若是逢着今晚一般的好雨，那堪怜的花瓣，还不知会落下多少令人心尖尖疼的红泪。樱园虽有无尽美，然而，说实话，我本人更爱桂园，不仅是因为爱闻桂花香、爱抿桂花酒、爱在桂花树下赏月，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身边的她，曾经是桂园的一枝花。我们一起站在她曾经住过的那栋宿舍楼的寝室前，任她边指点边尽着性子唠叨细故。四层楼上那间寝室灯光刷亮，不知今夜住在里面的几朵花是怎样模样。“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珞珈山上花开花谢，东湖岸边潮落潮升。

山无水则呆滞，水无山则平庸。苍翠珞珈山的灵气，多一半是温情脉脉的东湖所给予。大自然如是，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男人若没有女人娇嗔并用情感和心智的滋养，又怎么能摆脱他与生俱来的冥顽与愚妄？

珞珈山与东湖，一个伟岸，一个秀美，像一对牵手恋人

似的，难舍难分。于是上天成全了他们的情爱，让他们生死相依，直至地老天荒。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脚下的泥土变得越来越湿滑，我们的游兴非但丝毫不减，确切地说，是兴味正浓。下一步，当然是去看看东湖。如果说珞珈山正在雨中流泪。那么，东湖也同样是泪眼模糊。星月皎洁时，东湖一定会一脸灿烂的，可惜我这次无缘一睹。雨雾之中，别想看到有人张帆摇橹，也别想走近如驼峰似牛脊浮出水面的浪淘石，听它在风里钟鼓齐鸣般的乐声。水面开阔达 33 平方公里、波浪汹涌连绵不绝的东湖，看上去更像是海。湖边一串串荧荧的灯火，把湖水的秀丽端庄映衬得恰到好处，既深沉含蓄又带几分活泼，既温柔妩媚又显出几分干练。东湖的美，需要你细细地看，细细地品，岂是一夜谋面就能大彻大悟它的深奥？东湖的这一点，正酷似珞珈山。

珞珈山的名字，一如它本身的性格，刚柔相济，剑胆琴心。

“珞珈”在《辞海》里的解释是：石头坚硬。《老子》一书中有“不欲录录如玉，珞珞如石”。而“珈”的意思是：贵族妇女的首饰。

那个难忘的冬天雨夜的珞珈山，给我的正是这种硬骨铮铮同时也情谊绵绵的感觉。



感悟：

珞珈是一个美丽的字眼，令人想到天然的坚硬和精致，雨中的珞珈山像一个情意丰富又姿态万千的女神，含蓄不失活泼，温婉不失灵动，还有“巴士底狱”的戏称，秀美婀娜的东湖，更加渲染了美丽的珞珈山，如同结尾的感叹，自然之美，不仅在印象，更在神韵。





泉水凶深深多响彻整个洼地。这种水流的喧闹声被三面陡坡折回来，在森林中回荡，变得更响了。溪流日夜不息的多响给这个阴森可怖的地方蒙上了更神秘的色彩。

铃兰花 | [南斯拉夫] 普·沃朗兹

紧挨着我们家的地头有一块怕人的、黑魑魑的洼地，大家都管它叫“地狱”。它三面由陡坡环绕，活象一口深锅，只有一个隐设在晦暗、神秘的密林里的出口。山坡上长满了杂乱的灌木、黄槿、千金榆幼树、乌荆子、野樱桃树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林丛间荒草蔓生，它们只宜于作羊饲料。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扫石南、蕨草、木贼、藜芦和其它一些无用的野草。“地狱”里人迹罕到，阴阴森森，人们来到这里，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那里惟一有生命的东西是一眼泉水，它从洼地底层布满青苔的山岩下涌出来，经过一段不长的曲折流程，流到外边的广阔天地里，然后在那里消失。泉水的淙淙声响彻整个洼地。这种水流的喧闹声被三面陡坡折回来，在森林中回荡，变得更响了。溪流日夜不息

的声响给这个阴森可怖的地方蒙上了更神秘的色彩。

乍一看，你会觉得从这样的地方不会有任何收益，父亲白白地租了这块地。说真的，“地狱”确实没有什么大用，不过偶尔从那里能割来一两车垫牲畜栏的干草。父亲急需连枷杆和耙子把时，也到“地狱”去找。用“地狱”的千金榆作连枷杆，或用黄槲作耙齿，比其它地方的更结实耐用。

不过，那地方还是用来放牧最理想。“地狱”里的草虽然长得不高，但多汁，牲口很乐意吃。

我打从记事的时候开始就害怕这个地方。这首先应该归咎于它的名称。当父母对我进行基督教的启蒙教育时，我便从他们那里听说过地狱；当我扯着母亲的长裙上教堂的时候，教堂里也谈到过地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们当地的“地狱”简直和真正的地狱一模一样，只不过在它的深处少一堆不熄灭的大火罢了。我总觉得我们的这块洼地有点象真正地狱的入口，有一扇暗门直通到里面，这扇门不是隐藏在洼地的底部，便是在出口处林木丛生的沟谷里。我每次总是恐惧万端地走近这个地方，然后又尽快跑开。

有这么一次，那时候我还不到六岁，父亲要我到那里去放牧。这对我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考验，因为在这之前我还从未独自一人去过那里。当时我真想大哭一场。父亲看出了这一点，他笑了笑，给我打气说：

“这个‘地狱’里没有鬼。快去吧！”

母亲心疼我，赶紧来安慰我。